

我是“顺妈”

黄爱莲



我的爸爸黄育贤已不当水电局局长了,不过仍是高级职位的总工程师,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代表各阶层的高级人员同属于一个政协俱乐部。在西城区

靠近白塔寺设有政协礼堂,除了政协的会议在这里定期召开外,还常组织各种文艺晚会。二楼设有洗澡堂和餐厅等,只有属于政协和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才可以进入并享受各种活动。

一次,妈妈忽然用手指着外面不远处,柜台前站立的一个:穿着旧深蓝色棉袄,头戴一顶在冬季男士几乎个个都戴的遮耳蓝棉帽,骆驼的长长的背,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这位近六十开外的“干部”在买玻璃柜台里面罩着的可数的几种颜色灰暗、制作粗糙的甜点。

“那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妈妈捂着嘴但大声地告诉我。“啊!他就是那个3岁就做了清朝末代皇帝,抗战之后因属战犯而进了监牢的溥仪啊!我在学校学过关于他的历史。”我继续着和妈妈的对话,同时不断打量着这个刚从监狱放出不久的“皇帝”。当他离开柜台经过我和妈妈的桌子时,还将那张架着深度眼镜的长脸微微转向我们,友善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脸上不可遮盖的沉闷忧郁和绝对不愿也不能流露的一种复杂表情。随着他的脚步声远去,我猛地看见他脚上穿的一双棉鞋,已经破旧得连发黄的旧棉花都露了出来。难道他,就是那位“曾经”的最后一个皇帝,连一双新棉鞋都没有吗?

1966年,我们刚完成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考试,像那时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必须听从国家分配。正在我们焦急地等待国家分配时,“文革”开始了。一天,妈妈不放心地问我:“在学校,红卫兵有没有抓你打你啊?”还没等我回答,沉默了几秒钟,母亲和我开始了一段我们永不能忘怀的对话,道出了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个秘密:“你还记得冀伯伯吗?不太高,胖胖的,头发几乎全白,我们住在南长街时他常来看你的。”

“记得,记得。”我此时睁大了眼睛,兴致勃勃地坐了起来,“当然记得,不高,胖胖的,说话声音有点沙。”

5.就照这个方案进行

孙玉兰犹豫了一会:“据她讲,他也是一个医生。”何经理似乎很自信地分析:“我看得出她因为美丽就会心气很高,能配得上她的绝非一般人,恐怕她和你所说的那位男医生不会有什么结果。”

孙玉兰很惊讶地看了看他,说:“即使如此,我了解她,她可能和你有点距离,不太适合。”

何经理更加自信了:“只要你从中撮合,距离可以为零,感情能够融洽。”

孙玉兰又坐了下来,对他正言道:“表哥,你不要太为难我了,我不知道怎样从中撮合。”

何经理感到很失望又觉得不甘心,从沙发上站起来,甩了一句话:“我知道你有难处,不愿从中撮合,但我知道她在哪里工作,我自己去追,我不相信凭我的条件会追不上她。”孙玉兰很看了他一眼,无言离开了客厅。

周四下午,林步清看专家门诊,接待了一位大便呈脓血样的病人,他叫范多多。林步清根据他的发病年龄和症状怀疑他患的是结肠癌,便让他做了肠镜检查。结果与判断吻合,他被收入林步清管辖的病房,正在那里实习的韵霞正好管他的床位。老范的女儿范莉莉从同事那里得到启发,硬是在手术之前往林步清口袋里塞了三千元的红包,可范多多手术后一个星期左右,突然高热又起,并出现了感染性休克症状。这让其儿女心急如焚,再次找到林步清问个究竟。

林步清也焦急万分,他对范多多儿女讲解其父病情:“按理那天手术时,我用的是进口吻合器,而且缝得特别仔细,吻合口应该不会漏。”范多多女儿问:“那现在怎么会突发高热,你想想办法啊,要不然我父亲会没命的。”“好,让我冷静想一想,或者,我去请示顾主任,他临床经验比我丰富多了。”“谢谢。”范多多儿女们退出办公室。可没待他们走远,林步清又追了出来,把范莉莉叫了回去,悄悄从包里拿出三千块钱,塞在她手上,坚持说:“不好意思,这是上次你送的,拿回去吧,算是给老人买点营养品。”范莉莉坚决不收,并坚持道:“该谢你的,就应该谢你,这与现在的情况

是两回事,只要你尽快帮我父亲想想办法就行。”范莉莉打开办公室的门独自走了出来,让林步清不知所措。

顾全主任获悉范多多的病情变化后迅速来到病房,给他做了腹部触诊,又看了B超影像诊断,确诊他是吻合口瘘,需立即再次进行手术。

韵霞立即把一张急诊手术通知单送到了手术室。当日值班的麻醉医生李晓强接到通知后马上来到病房术前探望病人,看到范多多休克症状很严重,估计手术麻醉风险很大,便和林步清探讨术前准备方案,建议是否术后让他转到重症监护室监护几天。

林步清更急了,说:“李医生啊,不瞒你说这病人由于病情反复,花掉的医疗费用已经很大,如果再转到重症监护病房,这医疗费用会更大,我担心家属会有情绪,会闹意见。如果这次手术能解决根本,那也许还好,如果再次手术还没有彻底解决病症,或者有些意外,那家属说不定还会吵上门来。”他拉了一下李晓强,轻声说:“你看看,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不是好对付的,蛮凶的。”

李晓强为难了,他想了想,说:“那病情是客观的,不会因为这些而会改善的。”林步清拍了拍李晓强的肩膀,低声说:“那就请你帮帮忙啦,尽量把气管在手术室拔掉,不要带到病房里。”李晓强考虑了一番,提出建议:“这样吧,术后我尽量把气管导管拔掉,如果病人潮气量实在是难以很快恢复,你们就和呼吸科联系,借一个呼吸机,支持他一下呼吸,直到呼吸平稳再撤走呼吸机,相比在重症病房,这不是把治疗费用大大降下来了。”林步清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说:“就照这个方案进行。”

手术很快就开始了,顾全、林步清打开病人腹腔后,果然发现吻合口有瘘,于是,切除原有吻合口,重新吻合。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结束了,范多多渐渐醒来了,林步清非常着急地问李晓强:“你看能不能把气管导管拆除?”李晓强扫视了一下监护仪,回答:“现在很难说,因为潮气量每次才一百多毫升,你等一等,我给他拮抗一下,看看潮气量会不会有较大的改善。”林步清转忧为喜,说:“好,我等着。”

手术室

曹钟强



“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航天展”亮相上海科技馆

新民小记者和“神舟九号”亲密接触

11月2日-7日上午,“中国首次载人交会对接航天展”亮相上海科技馆。本报选派了两名优秀的新民小记者,参与并报道了此次航天展的开幕式。他们近距离与神舟九号飞船返回舱等实物以及航天英雄景海鹏、刘旺、刘洋来了个“亲密接触”。



新民小记者亮相航天展 叶梓 摄

“神九”发射
全中国人的骄傲

在现场,我们采访到了两位分别来自复兴初级中学和久隆模范中学的红领巾理事会理事,他们是负责向航天员献花的。他们都表示,能来参加这次活动感到非常荣幸。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是经过层层选拔之后才能来参加的。他们认为,这次的空间交会对接是全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在航天事业上一个新的发展,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

在航天事业上,许多的青少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我采访的学生中,有八成的学生平时都会对航天方面或是飞行物理方面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大多数的学生都放下手头的作业,观看了“神九”的发射。当景海鹏自信地迈出返回舱的那一刻,中国又向世界证明了我们的强大。

新民小记者 任泓炜

孩子们说
长大想当宇航员

开幕式结束后,三位航天员与

领导们参观了展览并合影留念。这次航天展是一次国力的体现,令在场的每一个人感到自豪。许多现场的志愿者和学生代表在接受我采访时坦言,能够观摩神九返回舱等实物感到十分荣幸,经过这次参观,大家对航天员的工作有了更多认识,了解更深了。通河四小的孩子们说,他们都想长大后当一名宇航员,看看地球的全貌,探索浩瀚的宇宙。他们要为此而努力,好好学习。

这次展览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为我们青少年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触我国高端航天科技的难得机会,帮助我们更直观清晰地了解航天方面的科技知识,激发我们对航天事业的热爱和爱国主义情怀,培育我们的创新意识和科学探索精神。新民小记者 张楚悦

小记者在“水博园”听国学

韩湘水博园 聆听弟子规

岸边的杨柳随风飘扬,诗情画意。遥望着浦江,心想着也只有漫江碧透才能形容了吧!路过茂密的竹林,时不时有蝴蝶落在身旁,望着它静静地沉思。静静地,倾听鸟儿的窃语,洗涤许久不曾放松的心灵。不时闻到淡淡的花香,不禁寻找起来,终于看到了那朵,在我心里分外妖娆的月季。

在这个“水博园”里,我们一片片的红色记者服,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装饰着这个世界。过了一会,只听到一阵阵“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的朗读声不绝于耳。

在间隙间,有伙伴说这次的聆

听给她的影响非常大,她觉得,老师的讲解可以让她的心静下来,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洗涤。而我最大的感受莫过于“首孝悌、次谨信”“父母责、须顺承”这两句话,在人生的道路中,父母是我们伟大的引领者,为我们亮起一盏盏明灯,让我们在这条长长的路上,没有遗憾的痕迹,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之后再是兄弟姐妹,然后便是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信用与诚信。

新民小记者 曲鑫

桥——中华历史的传承

进园后,浦江书院的院长便给我们做了一席精彩的国学讲座,让我受益匪浅。但更加让我记忆犹新

的是接下来我们游园中那一座座让人难忘的桥……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泰顺桥。相传,很久以前这里不是水灾就是旱灾,灾祸不断,老百姓叫苦连天。一天,一道士经过,查看后发现河里有暗流涌动,十分汹涌,于是便对村民说,要用桥镇压暗流。村民们听了他的话便建了这座桥,从此这里便风调雨顺,从而得名——泰顺桥。

接着,是感恩桥。这座桥寓意感恩父母为我们做的一切,感谢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我们应该如何回报呢,那就是一个字——孝,正所谓“百善孝为先”。要孝敬父母,平时要听父母的话,简单地帮助父母倒杯茶、捶捶背都是报答的方法。感恩桥让我们更加明白:父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要铭记在心,做个有恩必报的人。新民小记者 唐恒佳

探访上海合纵太极馆

太极拳也可以英姿飒爽

上海合纵太极健身馆于2009年成立,现有600名学员。馆长郭少华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太极文化,然后我们来到露天训练场观看教练、学员们表演的太极拳。他们舞刀、耍棍或是空拳后空翻……让我们发出一片片“啧啧”赞叹声。

最令我惊叹的还是郭馆长太极球的表演。太极球非常沉,我们三个同伴才可以勉强把它抬起来,而郭馆长搬起沉重的太极球,扎个马步,稍稍运气,然后他轻轻将太极球抛起,太极球竟又稳稳落在郭馆长的手中!让我惊叹于太极的神奇!新民小记者 韦奕

品国粹文化 扬民族精神

我们观看太极表演。先上台的是身着黑色太极服的“女侠”。只见她调整呼吸,使出太极的基本招式,耍棍、枪、刀,一招一式无不迎刃而解。掌声中,馆长上来为我们表演太极球,只见他慢慢地捧起球,吸了口气,双手移到太极球底部,“嗖”的一声,竟把十多个男生都举不起来的太极球轻松地托了起来,我们都看呆了。

表演结束,我冲上去采访他:“请问您是陈式太极拳的第几代传人?”馆长笑着回答:“第21代。”“您举起的太极球有多重?”“60斤吧!”我为陈式太极的博大精深及悠久历史感到自豪。新民小记者 张恒源